



1120

05104

五龍山人集



五龍山人集卷之三

明崑山王同祖絕式父著

書

與少司馬石岡王先生論治河書

竊惟 國家財賦仰給東南歲漕江淮之粟四百萬

石以供都下軍國之計莫大於此今歲漕舟沂淮而

上柰何亢陽爲災河流阻涸二洪險阨輪輓莫前蓋

自昔之所未聞也中丞郭公濬導河流屢報通達而

艱淤如故至厯 聖主懷憂廟堂軫慮擇才器使廷

議僉同以執事宏猷遠略足以應變特膺 簡命督

書

卷之三

一

視河工任至重也執事仰承德意以往必有所以經

畫而導利之者將見兩師助順河伯效靈轍跡所至

必收全功上紓宵旰之憂下慰臣民之望在此舉矣

幸甚幸甚愚也承學腐儒職司文翰雖不涉民事而

於當世之務亦嘗究心茲敢攄其鄙見上瀆高明庶

幾備採擇之萬一云爾竊以自古之言治河者大率

因其汎濫潰決之勢以施疏濬隄障之功害去而因

以爲利耳未聞河流微涸而能假人力以增益之也

今議者欲挽汴沁東濟運河恐地勢變遷高下不侔

且非水性聞郭中丞嘗引沁矣而沁亦竭汴河又經

西南流其勢亦弱是汴沁未可挽也議者欲決昭陽諸湖濬山東諸泉是矣今經時旱暵地脉焦枯湖瀦甚淺泉源亦微縱使可決可濬而二洪陡峻懸水流沫勢若建瓴無益於洪而湖泉已告竭矣是湖泉亦未易濬也然引汴沁則逆而難爲功濬湖泉猶順而易爲力顧所以處之何如耳愚以爲暫棄河工而專事湖泉亦今之利也何也蓋河流不疾泥沙易停通而復塞勢所必至徒玩時愒日靡財煩民耳故不若專濬湖泉猶獲近效之爲愈也夫欲濬湖非障下流不可也誠於呂梁之南數里而近創建三閘各距五

書

卷之五

二

六里更相啓閉蓄水於洪以濟漕舟則庶乎湖泉之水皆爲我用雖河通無時未爲害也然欲建閘木石所須倉卒無備則公私靡舍皆其材也石或不足則起土爲堰惟留近岸一區僅使容閘則石可省也倘石工未易卒集則樹木爲柵縱橫相比兩兩加釘口形相對以施閘板權宜應變是亦一策且防秋汎溢易於疏決也三閘齊建旬日而成漕舟可達矣夫變故之來每出於意外事幾之會當審於目前今邳宿之境萬艘雲集大衆所聚易於爲姦夫委至寶於通衢欲人之無覬覦不可得也以積薪而當直突欲其

無他虞不可得也數百萬之粟數百萬生靈之命也設或望雨不至濬河不通豈可膠柱鼓瑟坐以待困哉執事高明必有以慮此矣夫集衆思以成竒功者君子救時之權也銷隱禍以裨國事者大臣謀國之忠也竊有望於執事焉狂瞽之見雖無所知藹莩之言亦有可擇惟執事其圖之幸甚

謝太宗伯涓厓霍公書

同祖庸劣闇昧奉職無狀速戾招尤遂至淪落反躬內省復何言哉復何言哉自擯棄以來忽復十載踈愚成性靡達世故論議不及於朝紳姓名不登於薦

書

卷之三

三

剝枯木朽株無望生植戴盆之下惟自怨艾而已去春得邸報知執事有舉賢之疏搜剔幽隱登進才良而同祖亦廁名其間始之以驚愕繼之以媿赧終之以感激中心靡寧罔知所措同祖曩歲承乏史職待罪禁林雖知仰慕執事道德文章爲後學楷模而未嘗有介紹之通交承之分其無相知之素若此而一旦受知於門下至薦之於天子雖深信篤契洞見底蘊者亦不若此此同祖所爲驚愕而不敢自以爲然者也執事晉陟台階表儀百辟頽流砥柱聲光卓然銜鑑之下不輕許可矧當英才輩出俊乂並升之

時其加於同祖數等者無慮百千不可勝數而薦賢一疏同祖亦獲廁名其間樛櫟庸材乃蒙顧於匠石駑駘賤質亦受識於孫陽此同祖所爲媿赧而不自安者也同祖竊念三齡失怙服膺慈訓迄有成立以幸獲取科第官禁近葑菲微材踰溢涯分亦欲龜勉自効少荅涓涖以無忝所生此其願也乃丁亥之歲猥以踈愚獲罪當道遂至擯斥此時老母卧病京邸自秋徂冬沉痾弗瘳至次年正月不幸奄逝聞當道者乃以同祖不迎養爲罪故加擯逐嗚呼是誠何言哉竊惟古之人之受誣當世雖聖賢不免同祖何人

書

卷之三

四

也而顧能自明哉乃若刑於寡妻實歎涼德蓋所值下愚終難速化若以此獲罪固亦聖賢所不能免同祖何人也而顧能自明哉同祖之所以自訟若此然舉世莫有知之者而執事乃不以爲棄人以爲猶有可用而一旦薦之於天子此同祖之所爲感激深至而罔知所措者也執事薦賢之心古聖賢之所以事君之心也古聖賢之所以待士之心也公天下之心也顧同祖庸劣闇昧鞭策不前其又何以仰荅聖天子求賢之意副執事薦賢之心也丘壑餘生衣被盛德莫可言旣久欲奉咫尺之書以布悃誠竊意

執事者以古人之義待同祖而同祖乃屑屑焉效世俗之所謂感恩圖報者以待執事是執事待同祖以厚同祖待執事無乃以薄也重得罪於門下用是悚亥惶惑因循俟時歲月易邁負罪良深忽敕郡通判蒙君遣人齎至鈞刺新曆拜嘉之餘益用感媿執事之所以待同祖者誠可謂厚且至矣人非草木豈不知感其尚烏能恻然耶故敢輒冒煩瀆之誅布其腹心以厯記室雖得罪於門下有不暇顧也率爾奉致無任隕越之至伏惟鑒諒不宣

答唐龍池侍御書

書

卷之三

五

恭惟斧繡南巡忽復半載使者至重屬手書之貺雅愛諄諄感荷無任側聞旌節已抵浙中霜威所至郡邑肅清良慰傾仰蓋不惟巖政有賴而吾東南利病休戚之端因革損益之宜賢否忠邪之辨執事要皆審究而亟圖之矣我國家命官之制遣使之法通委以巡按之權不復有專事之別則固激昂責任於憲臺之深意也是吾民所望於執事而執事平昔之所自負以效於當世者必有所以處此矣今東南苦於新法羸敝已極垂盡之民引頸以望更生臨照之下其情立見祖也敢以愚夫之言進惟執事留意焉邇

者 皇上大振乾綱進退予奪不貸動舊誠竟舜之
明隆古莫及也朝野相望至治自茲始矣頃北虜吉
囊俺荅擁衆入寇攻圍太原勢甚猖獗羽書告急人
情洶洶命將出師畧見端緒柰何承平日久戎備廢
弛倉卒遇變遠近震驚昨聞已退亦天幸也自虜騎
深入縱橫中土未聞有一將一兵能運籌決策摧鋒
陷陣以挫其銳者猶爲有人乎虜今得志而去輕我
中國隱憂遠慮盖有甚焉執事今之豪傑也想方畧
素具必有爲當宁獻者佇望佇望冗中草率附復惟
鑒諒不宣

書

卷之三

六一

與胡文江北征書

恭承節鉞專征期殲強虜 聖主北顧之憂庶幾可
寬矣昨擬製短篇書之扇頭以壯行色適蒙賜軸遂
率爾錄上請教自古豪傑之士得君佐時皆有際會
公受 明主眷顧之隆授以北門鎖鑰任至重也公
須臨事而懼長顧却慮爲久遠之圖不但紆目前之
急可也愚以爲賊入中國驕恣縱橫旁若無人今諸
路知守而不知戰使得志而去能保其不再至乎又
能保其不遂輕中國長驅犯順乎此不可不深思也
今賊圍太原已久抄畧所得已多意盈志滿必皆有

歸志尚慮關外諸軍過其前途其心未必不懼怯誠
得選鋒之士數千使猛將疾馳攻破其一營則餘皆
瓦解獸駭狼奔縱其走出使關外諸軍邀擊之其輜
重老弱皆不相顧以全取勝莫加於此今不此之務
而僅爲自防之謀吾恐虜勢愈熾國威愈弱他日之
害有不可勝言者矣嘗觀宋澶淵之盟議者獻策欲
使之隻輪不返寇萊公恐渝盟而止今日之虜不加
於契丹我 國家遠過於宋室乃竟無一人能出奇
謀爲殲虜之議者尚得爲有人乎腐儒狂言或有可
採惟執事裁之

書

卷之三

七

與胡可泉中丞書

緬自明公去郡叅總大藩不肖罹罪遠竄丘壑雲泥
望懸徒興戀慕空谷之下茫然絕響不獲致片辭以
通懃誠以謝我明公雅愛之意惟默默有懷感刻而
已往歲側聞進位中丞撫治東土斗山非遥無任瞻
仰繼承鄉書之惠知我明公不遐遺之盛心也其感
刻又何如頃陳刑部自青南還蒙寓台翰并樂府傑
作杜律新刻謹用拜嘉而書詞覲縷屬望勤倦似以
不肖猶有可用者顧廢棄餘生學術荒落莫能自奮
無足以副我明公所以屬望之意愧悚愧悚竊惟明

公蒞郡東吳濟之以宏敏之才而飾之以贍博之學
持廉秉公敦教施惠東吳之民驩然樂生號爲至治
故數年以來遺愛浹於民心盛德歸於士論士民之
所以仰望者胥曰胡不俾公來撫綏吾民庶幾知吾
民疾苦不紛更變亂以擾吾民不好大喜功以困吾
民俾我東吳之民復見至治也此非不肖之諛言實
徵諸民情而云然也東吳之民所以望於公者若此
公果其能愬然於東吳之民乎哉天未欲使東吳之
民見至治也如欲使民見之則舍我明公其誰哉刑
部使人去草草奉布徵忱伏惟爲 國以道自愛不

書

卷之三

八

宣

復張允清書

蒙示石浦衛族考閱之既蓋文莊公所緝以紀文節
公之遺烈也嘗與篠菴勿齋二公講求搜訪萃而成
編且自以爲聞見不廣以俟博洽君子其於表章先
達之意可謂不遺餘力矣况當景泰癸酉天驕未寧
國耻未雪公以叅政協贊軍務經略朔方干戈倥傯
日不暇給而乃於舊家遺族廢墜久湮之事汲汲焉
編纂不置公之盛德可想見矣所載求王抑菴撰文
節祠堂記抑菴以宋史無傳爲疑因舉王蠲方蛟峰

等爲鮮未之聽也夫以文莊公立朝風采德望表表著見其言有足徵信者况文節公在宋爲名臣鉅論正議大節炳炳史亦槩見而抑菴特以無傳爲疑不肯作記前輩爲文慎重若此非後學之所能及也來諭屬訂正將以入刻執事之用意文莊公之意也而於篠菴勿齋二公之所以講求搜訪裨益同志以成是編者可以無忝矣編內稱謙齋存稿所載尚闕謙齋常熟人姓錢其孫昕爲御史今不知其後人若何湏訪得補入可也原帙奉去幸照入天方公傳及世墓記俱將稅稿尚俟錄奉教正不具

書

卷之三

九

與宮庶童內方書

奉違道範星霜六改懷仰之私與日俱積祖不佞屬在同年同館之末其相知之深相信之篤竊自謂非尋常汎汎者所可比想吾兄高情雅誼必無間然故雖以數千里之遙二年之間書問三及於山林之野夫放逐之棄人且情意懃惓顧慰諄切宛如夙昔相從於鑿坡玉署之中也不肖又因泥塗執誦緒言如獲拱壁其感若何不肖自分菲薄且性質迂踈旣不能夸毗以媚權要而反厲言面詰之此在甲申冬差回時得罪於張公者也丁亥歲是公將當軸洞野數

勸不肖往拜其門以解昔日之憾不肖唯唯付之於
天坐以俟命故是公秉政纔十五日而不肖禡秩之
命下矣此時亦恐受竒禍得去官已出望外柰何皇
天降割先妣寢疾歿於京邸分崩摧裂至不欲生其
中顛沛流離難以言盡不肖惡極罪大嬰禍若此乃
知非人所能爲也去夏患濕痺伏枕半載幾陷鬼錄
幸而苟全得以仲冬裏先妣大事適惟杜門順變而
已不復知有寵辱不肖家食以來備嘗世情物態此
亦勢之所必至草莽編氓守已安分何敢較此於人
人哉故寂寞中屢得吾兄手誨開我茅塞蓋不特逃

書

卷之三

十

空虛者之於足音也去歲得書惠時即欲覓便奉致
微悃隨以卧疾淹纏未獲脩謝繼得水南書知吾兄
有承重之戚未及抵京返棹奔喪西望漢濱徒深悵
戀此方僻遠又無雲鴻可附一緘用是懷耿蚤暮不
能釋然適劉生來又蒙寓手劄并書墨之惠詢知起
居之詳使數年悒鬱之私一旦盡遣何慰如之所託
文具僕自至蘓揀擇其稍可者爲寄若欲絕佳者則
非假歲月不可然此等適用可也奚必過求哉藝文
類聚一部謹奉清覽粗絹一疋少充轉儀伏惟麾顛
雲泥相判吳楚各天會晤未卜豈勝瞻馳不次

一荅矯亭方公書

同祖頰歲多病僅存餘息又不獲奉杖屨之末無任
惶悚昨仰山朱子偶過草堂詢知尊候萬福爲慰因
論及左右所撰崑山人物志一邦文獻萃於此矣幸
甚幸甚先高祖侍御府君亦列名於內此又一家之
私幸也竊攷郡志所載府君事蹟云進士授御史降
縣丞後復除御史此實舛誤蓋高廟自辛亥開科
之後以科第不得人遂罷不設專用薦舉人材等科
至甲子年始定二舉之法以子午卯酉歲鄉試辰戌
丑未歲會試及廷試我歷代登科錄乙丑科不存故
傳訛若此偶論府君事漫及之亦以見紀錄之不可
盡信也惟正教幸甚謹錄家傳節略及曾祖侍御府
君先祖石門訓導府君事併續尊覽非敢以一家之
私情而敘一邑之公論也倘舊志所略或舛誤可採
一二者惟高明裁之不具

二荅矯亭論縣志書

崑山志雖屢經纂緝大率草具而已昨承手翰諭以
楊侯之意得大手筆裁定此誠一邑之幸也祖之愚
陋何能贊一辭辱問及洪武中進士徐姓者二人實
無所考按盧公武郡志載洪武辛亥科有傅軒陳永

二人皆著崑山今郡志科第表下引宋瀛登科記無
二人姓名知爲鄉榜無疑故入鄉貢類又是歲登科
錄嘉靖初大學士南塢賈公重刻於禮部錄中絕無
二人名知郡志所引不謬也自甲子定鄉會二試之
制是歲邑士人惟先高祖府君連登科第致之前後
皆無徐姓者闕疑可也

三復矯亭公書

同祖頰歲多病屏踈株守不能一候承長者顏色負
罪何可勝言昨者仰山見示尊作崑山人物志叙偶
論諸志存亡不謂仰山達諸左右且蒙教劄勉以相

書

卷之三

十一

長之益知左右垂意桑梓述作傳信惓惓之盛心也
顧惟淺陋何能裨益萬分之一竊見崑山有志自宋
直學凌萬頃始今宋時刻本尚存元至正間楊讓履
祥曾作州志鐵巖先生序之顧仲瑛刊崑山續志想
是續履祥之所未備者蓋履祥與仲瑛同時又同產
而仲瑛素崇重鐵巖先生鐵巖叙楊志盛稱其有史
才不應仲瑛又自爲志有異同也然此志適丁元末
之亂或雖刻而未行或行而散逸觀仲瑛玉山草堂
集所載當時避兵奔竄凡草堂所貯圖書卷籍喪失
大半則此志之亡亦未可知也至我朝永樂間有季

麓志景泰間有蔣奎章志皆遞相沿襲但不過增緝
後來事蹟而已而其中分類賦稅戶口進士科在元
皆稱無考今顧桴齋侍御所修志亦然又元季名流
若郭羲仲所稱欲仲瑛入志者多不可考羲仲在當
時有文名其詩集尚存與仲瑛交厚者其所稱名流
仲瑛必皆入志無疑季麓志去元時不數十年實爲
國朝修邑志之首而羲仲所稱未見編入由前二事
觀之則楊顧二家之志在國初已不存可知矣諸志
顛末大率如此想高明必有定見無俟嘵嘵也凌志
抄本二冊奉覽不具

書

卷之三

十三

四復矯翁書

向蒙下問邑志典故已三具書奉復未審俱入尊覽
查類接手翰諄諄枉諭茲敢再續先高祖侍御府君
登第於洪武十八年是科榜首爲丁顯乃建陽人洪
武實錄甚明今郡縣志皆云景清不知何據景清乃
甲戌科榜眼又吾崑縣學題名碑於先高祖府君諱
下刻云登乙丑科張信榜進士信乃甲戌科狀元非
乙丑也又金壇志云乙丑狀元花綸饒州志云程以
善他志不及見者尚多想更紛紛也我朝登科錄惟
是科不存故傳訛若此常考八閩通志建陽縣有狀

元坊下註云爲丁顯立成化間知縣海寧重脩則知
丁顯爲狀元益可據無疑矣承問夏時郭疇陳永傅
鄭四人皆蔣志著爲進士者考之今郡志所載甚詳
洪武三年鄉試徐士全榜有夏時郭疇二人據盧公
武志也洪武四年金璫榜有傅鄭陳永二人亦據公
武志也縣志遂載傅陳二人爲進士考之洪武四年
辛亥科狀元乃吳伯宗非璫也是年登科近歲大學
士賈公命禮部翻刻見行內亦無傅陳二名且宋學
士是科會試錄題詞甚詳則璫爲鄉榜無疑故郡志
科第表斷以洪武十八年乙丑爲始此又大學士守
書

書

卷之三

十四

谿王公所訂定者也祖嘗攷縣志所載進士宋時科
第多脫略顛倒想大手筆撰正必無是失矣倉卒奉
復皇恐惟裁正幸甚幸甚

上王肅菴太守書

某竊聞之爲政之道有因有革有實有文有緩有急
利弊立而因革生焉誠僞分而文實別焉先後異而
緩急見焉善者仍之不善者易之利害相形通變宜
民是之謂因革建功者循名責實于實而不于文爲
名者粉飾彌文于文而不于實是之謂文實切於民
情關於事要急之可以致治無益於成敗不繫乎重

輕緩之不足以傷政是之謂緩急是故知緩急者事有所必濟辨文實者情有所莫逃善因革者法有所必行明此以爲政不難矣治郡縣與治天下不異天下之治亂視郡縣郡縣之安危視守令守令之能否視政事然則守令之政與天下之治亂相爲流通其所繫豈小小哉今天下之爲郡縣者大率有三屏苞直者曰某庶吏也然自治有餘而治人不足遂至於百務廢弛者有之嚴刑罰者曰某才吏也然峻威以懾下使民無所措手足而陰以濟其私者有之崇教化者曰某賢吏也然鈞譽沽名持迂闊之談務夸詡

書

卷之三

五

之事以美觀聽其於民生之休戚漠然不加之意者有之嗚呼 聖天子之所以委任之者謂何下民之所以仰望之者謂何而顧爲此翕翕訛訛也今 國家財賦仰給於東南而吾蕪郡縣爲之最歲所入運餉以給軍國者幾當天下之半可謂盛矣比年以來法久而弊滋歛重而財匱風漓而俗媮凋敝已極無以加矣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詩曰民亦勞止汜可小康爲民上者豈可不思所以休養生息以植

國家之根本哉執事曩歲尹靈壁尹嘉定嘉定與吾崑接境某比時在告故獲聞德政爲悉旣而於吾崑

尹同年王汝行所得接見顏色從容詢訪靈壁之政之詳某嘗竊嘆曰可謂民之父母矣使凡爲吏者人人愛民如公則天下烏有不治哉未幾執事入爲御史兩被簡命巡按陝洛某北時已遭擯家居側聞執事獨持風裁所至肅然又竊嘆曰可謂真御史矣使凡爲巡按者人人執法如公則郡縣烏有不奉職天下烏有不治哉去歲之春民間翕然傳言執事來守吾蘇莫不懽忻鼓舞相率慶幸至冬始有是擢果符民言亦甚異矣執事之將至也民皆曰吾儕庶幾得更生哉屬吏皆惴惴恐懼不遑寧居此某之親聞

書

卷之三

十六

睹者非敢爲虛譽也執事之旣至也守法臨下正身帥人崇節儉以正風俗之侈靡罷供應以紓斗庫之繁難禁游惰以斥市井之浮薄察奸弊以起民生之凋瘵其他綱舉目張巨細畢集而又申明禁約通行所屬使之遵守所因所革皆當今之急務愛民之實心誠上不負聖天子之所以委任下不負斯民之所以仰望薄俗可移人生可阜積弊可除東吳之民庶幾得休養生息而國家之根本庶幾永植而不拔哉執事之才畧德望如此已試而輒効又如此今特舉而措之耳然猶不自滿假廣詢博采以延衆論

其所以嘉惠斯民之意蓋憊憊無窮也愚以爲蘓州
府事千緒萬端不能徧舉故須提綱挈領圖其大且
要者則其餘皆迎刃而解矣大抵法相因則易成事
有漸則民不驚理勢然也且人情叵測尤須兼聽並
觀不可寄耳目於群下恐有愛憎欺罔之弊未必不
爲善政之累也某又困林丘學稼畝畝行吟坐嘯與
田夫野老日夕周旋目之所睹耳之所聞口之所講
談身之所履歷於民間之疾苦利病稍得其一二知
執事所以圖治之意甚銳而才畧又足以勝之矣今
不言其誰能行故敢以切要數事疏爲條目以獻諸
書

卷之三

七

執事者一曰處糧役二曰清稅則三曰闢荒田四曰
平徭役五曰公派徵六曰興水利其民情事體大率
諸邑相同不甚相遠故統而論之不復區別而惟崑
山爲詳舉其近也冀執事者不以爲無益之空言試
覽而察之幸甚幸甚

五龍山人集卷之四

明崑山王同祖繩武父著

序

贈常州郡倅呂君督餉還郡序

國家歲漕江南之粟由江淮入汶濟以達於京師供軍餉其上供膳羞以暨百司庶府群吏之廩祿則責之有司有司歲籍富民委輸以達於京師與轉漕相後先而督之者郡以屬佐貳佐貳之能自砥礪脩節槩者毫髮無所掎取則事率易集而民不知有餽餉勞苟或督之者非其人規竒贏以入私橐罕會歛以

序

卷之四

充苞苴則民必重困於是乎始以不給告是故歲運之盈虧視民之休戚民之休戚視督之者之賢否其所係不旣重矣乎常大郡也屬縣五而賦稅之入充漕者什之七八餘以充上供膳羞以暨百司庶府群吏之廩祿上供之粟皆精粲與他郡殊異民之有事於委輸者率什五而致其亦不易矣童立呂君以齊東名士判常郡其蒞民秉惠愛恤創隱不事苛刻而歲賦悉集其律已甚嚴舍俸入九一切乾沒較錙銖他庸吏曾不爲省憂者悉屏去無所取於是聲籍籍起聞於上官上官皆曰呂某庶能吏也會無錫闕令

則委君攝縣事君至縣清操益勵有疑獄久不決君
虛心推鞠遂得其情賴以全活者甚衆豪猾陰持稅
籍積逋爲弊數莫敢誰何君悉督察罔所縱合境肅
然於是聲益起憲臺監司交稱其廉能數加褒獎歲
已亥委君總督郡賦輸京師君事事唯謹清操又益
勵而民之委輸者率先他處集事不知有餽餉勞君
可謂賢矣子與君無雅素然得於常之搢紳以暨民
之稱之者無異辭君一日來謁子與之論治井井有
介辨君誠賢乎哉昔太史公傳循吏曰奉職循理可
以爲治班孟堅稱吳公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居以
廉平而民從化是故庶平而奉職者稱循良民之所
歸也余見常之民之歸君也今 聖天子勤萬民敦
治化縣爵位以待異能之臣將舍君而誰哉君竣事
還郡士林爭爲歌詩以侈其行余因撫所聞書諸簡
端且以勗君期大用也

奉賀太史誠齋崔公序

大司成東洲崔公以庚子歲拜 命公之尊翁封翰
林編修誠齋公壽登九十有一巋然又視履休凝和
懋介還祉祁祁穰穰未艾也於是官屬博士胡子希
仁等胥進而言曰惟我大司成公以道德詔媿崇化

爲天下師公之尊翁之享上壽也希仁等與有慶焉
竊惟詩人之義以臣祝君以子弟祝父兄耆老形於
詠歌蓋皆出於忠愛願望之誠也今願得夫子一言
以爲公壽而希仁等各爲詠歌以祝之以自附於詩
人之義可乎同祖自嘉靖初備員館職忝從東洲公
後時誠齋公年已七十餘同祖嘗爲詩壽公今更二
十年公壽益躋同祖承乏辟雍復與東洲公周旋一
堂是與有慶焉者豈與諸子異顧安能已於言也同
祖聞之壽也者其天地之紀乎其生民之極乎其萬
物之所以願盈於終乎太上厚生其次全生其次養

序

卷之四

三

生夫冲和網緼元化渾成積厚凝固其道乃貞夫是
之謂厚生履信思順執德之經母倍母敦至純始并
夫是之謂全生懷玄抱嘿含精握神吐納新故恬虛
以存夫是之謂養生是三者其始也相同而其終也
皆以壽著是故壽也者人之所至難必得也古之時
人無有乎壽也無有乎不壽也甚者斲而始漓之三
代之盛莫不尚齒箕子衍疇壽先五福可徵也已記
稱耄耆期頤崇其名也杖於鄉於國於朝隆其禮也
月告存以珎從袒割饋醕惇其孝弟也於戲服布帛
居草莽徒以齒異於人而至與天子抗禮其尊也至

矣然非以其秉德行義素履明節足以致之而歎然猶夫人也而烏足以語是道哉故夫厚生者天之所畀不可必得而養生者冥搜遠覽者之所事事不可必成惟脩身以俟之則固君子之所尚也同祖觀夫誠齋公而知之矣公居家崇孝友之行居鄉篤禮義之則居官著清勤之譽脩德不懈老而彌篤蓋公之所以自全以期夫天之所畀者誠不淺淺矣故克享上壽將由期頤以登無疆夫孰謂不可必得也而東洲公且晉秩上卿受天子寵渥推恩逮公重封累錫莫可旣也則所謂月告存以珎從者將復見於今日也乎同祖不佞敢以是爲公祝遂授簡以書

序

卷之四

四

送南里徐君之任瑞州幕府序

大江之陰其土壤沃衍於中吳爲東鉅邑邑南疆里曰梧塍梧塍之區其原隰綿聚風氣凝醇其民皆樸愿力穡務本不尚游惰其士人皆悅詩書敦禮義飭躬行修以致用當世爲事其衣冠之族最鉅者曰徐徐之先亦以力田起家進以儒術聲彰實弘徃徃登解綸魁後先相望其升冑監者並一時之俊登仕籍服官箴所至以卓異聞故大江之陰稱大族者可一二數也而徐爲最南里君總角游校名籍籍起比升

曹監與時髦相頡頏在群從中稱厚重簡純誠飭躬
行脩者也歲辛丑謁選天曹試藝出優等隨牒補瑞
州知事君長者不較秩崇卑祿厚薄惟樂處郡幕下
簡靜恬佚敦雅素之志若南里君者其真能亢宗勵
行者哉君將發都門請余請一言余惟南里君恒志
每激叩自許豈斯職顧懽哉今泰然安之信非機緣
兢逐者所可同日語也余聞之古之論士者必先大
族非大族先也其服誼洽訓裕於前聞其植操方履
習於嚮往是故卒授之事而無所於擾也卒使之御
民而猶其御厥家也南里君出大族修正采譽馳張
以時其直不負斯職也乎瑞江右巖郡昔人所謂不
囂於訟者風氣不能無變也已其屬邑曰上高者予
先高大父洪武中以進士丞茲邑不三載治績茂著
高皇帝召入朝糾儀拜監察御史故予家牒猶存瑞
舊事今且百六十年其民俗漸化更洽且深矣南里
君茲行也其尚仰承醇樸之風以敦雅素之志吾見
芳馨日益起而拔擢者至矣君之族子韋子壻也故
稔知君乃敢稱士族陳訓誼以爲贈

送張貞齋南還序

澄江之陰有隱君子曰貞齋張仲子遠之氏者其志

卓犖雋逸高視世俗若莫能爲之撻寧其性恬憺怡
愉與物無兢湛然窅然若莫能爲之芥翹雖紛華波
蕩而張仲子靜以應之不沮不累泊如也張仲子涉
古今載籍博洽叅伍不屑爲訓詁之學而其中淵然
剗然擷其菁華發爲詞章秀麗佚宕言與意適鏗鏗
乎若聆洞簫戛鳴瓊雅操逸韻不可窮也其精思極
於幽玄出而絢采飄飄乎若垂霧縠展水紈衣偏諸
佩離而翱翔容與於漢臯湘濱也若張仲子者其玄
覽古道乎哉仲子之伯兄水南公躋清華陟玉堂旣
進大司成以涖辟雍爲天子親臣日不遑暇也然

序

卷之四

六

義敦友于思仲子不置仲子聞之憮然曰吾陟彼岡
兮吾瞻望吾兄兮吾安所憚行役哉乃涉江逾淮浮
呂梁達濟陰遡九河而北也乃入薊門大觀京師水
南公之得仲子也懽極而繼之以感以時有內子戚
也於是乎有鵠原之什仲子之得伯兄也怒焉孔懷
卒之猶填箎相和鳴也於是乎有芳草之味懿親之
愛也詩曰鶴鴒在原兄弟急難又曰兄弟既翕和樂
且耽水南公之與仲子之謂也客有請於公曰仲子
之才可使仕也詔仲子仲子蹶然謂客曰子烏能知
我我烏乎可哉客曰夫人各有適也語君臣而無所

於逃也語兄弟而母相猶也子烏乎適仲子曰吾非
耿夫仕也吾不能勞勞救救以事形軀也吾聞之鼎
食者不責細功矩步者不諧時好激昂感慨者往往
爲負俗之累得喪榮辱興焉機之伏也無盡吾適吾
適耳烏乎仕客曰俾巢由而居今不能成其高時則
然也夔龍而終讓也非所以語治功道則宜爾也仲
子漠然弗之顧曠然且自適也水南公聞之曰吾知
吾弟仲子之適也疇得而致諸乃大冢宰以其名聞
隨牒補銀臺知事仲子曰是籩籠我也我其爲鷓鴣
且而鵬運遂將圖南也於是提空秩以歸仲子之始

序

卷之四

七

至也抒素展意眞搜遠紹誅易水之歌歷燕山之踪
登金臺而遐矚漱玉泉以自潔蓋不知宇宙之寥廓
古今之一息也爾乃因秋風以興懷思尊鱸而長往
爰辭伯兄放棹南下江雲溶溶言返初服王子聞之
曰於戲古道之不行久矣吾於張仲子見之王子之
與大司成水南公同遊禁林且二十三載不特知公
又知仲子也詹錄湯子曰仲子之至也以友于也其
去也以潔已也有二美焉非夫世之瑣瑣齷齪計尺
寸者可倫也仲子戒行有日矣搢紳交游知仲子者
咸賦詩以壯行色通家之誼莫若吾子盍序而贈之

王子曰諾於是次其語以書於簡端

水政全書序

水政曷爲舉乎民用五材水居其一滋生長養利遂萬物過則爲害是故古今之言治水者咸有成法以施於民政於是乎舉也曷爲謂全書攷論異同揚摧終始遐摛群總靡所不該水政於是乎備矣是書曷爲作浙江按察僉事西蜀朱公子和爲 國家根本計而作也曷爲爲 國家根本計三吳兩浙即禹貢揚州之域地天下而三吳尤甚三江震澤咸在焉故水數爲沴我 國家財賦胥此焉出所以治水爲民

序

卷之四

八

利者後先相望弗遺餘力矣嘉靖癸巳 聖天子軫憂東南爰勅朱公專理水政惇諭崇典委荷要成甚盛舉也公奉若明命夙夜祗畏輶車至止弗遑寧居即巡行斥境詢民所疾苦南至會稽臨錢塘北登姑蘓望五湖浮三江歷覽形勝思禹之功慨然以績業垂休爲已任迺檄所部令悉上其境內圖籍論水之利害及所宜興修者遂得別具方制探索源流旣乃作而言曰古今治水之法詳矣不加之纂述其又何以攷見失得垂之永久爲民利乎於是體化裁秉統宗彙萃釐爲卷帙俾凡郡縣水道通塞治法利弊煥

然畢備而是書於是乎成矣諒哉公之心爲國家
根本計乎同祖聞之審勢以興利者率天下之情者
也植法以制變者成天下之務者也立言以徵事者
定天下之極者也是故察地形明逆順是之謂審勢
勢審而川澤之利興矣伸憲則表章程是之謂植法
法植而古今之變制矣稽典訓昭物軌是之謂立言
言定而紀載之事徵矣是書之作準之而無弗定也
通之而無弗成也推之而無弗率也水政其殆無餘
蘊矣乎公將舉而行之以爲東南之民無窮利以仰
副聖天子所以委任之專之意庶幾不朽哉公以

序

卷之四

九

同祖常守太史且吳人習知水利也迺介知崑山縣
事聞楊侯逢春徵序於同祖同祖知公是書之成施
於民者不淺淺也故不敢辭不腆敬爲之序以復
贈壘卿劉克柔使荆詩序

皇帝踐阼之明年歲在橫艾敦祥改元曰嘉靖肆用
告始于上下神祇惟茲嶽鎮海瀆暨古聖王俾咸歸
祀典惟親藩先王咸我祖宗之遺以屏翰王室
室闡美崇懿於先者也用率是典以歆厥靈禮也於
是慎簡迺寮罔不恪共以將迺事惟遼國先王移
建於荆實異諸尚寶卿劉公克柔以行公承受明

命益謹弗替瀕行客有告者曰公知夫荆之山川之勝乎夫荆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曰江漢其浸曰潁湛職方氏所載者然也迨於後世其緣人而勝者亦可數也左洞庭右彭蠡沅湘經其南峴首峙其北岳陽黃鶴聳大觀也荆門赤壁彰遺跡也其勝也如是可無寓目乎夫斯一役也有甚美焉公其圖之或曰公之將事者職也公也而願適以私無乃不可乎公惑之質於余余曰唯唯否否夫有事事者有不事事者有職職者有不職職者事事者職職者夫人而皆能之夫人而皆能之何有不事事者不

序

卷之四

十

職職者非夫遠覽深識燭理無眩者孰能舉而得之昔者延陵季子之聘魯也通嗣君也而觀樂焉韓宣子之聘魯也告爲政也而觀書焉夫樂與書非使事所及也而二子行之至於今猶服其言之中也無亦吾所謂不事事不職職者歟矧公之奉命而往也無弗共也竣事而返也無弗遑也弭節頓轡之下無遺勝焉於是乎一寓目也庸何傷乎雖然季子知周之所以隆宣子知周之所以王古之人匪徒觀爲也今公之觀乎荆也其何以哉安陸之區佳氣鬱哉蔥蔥則今天子潛邸也其觀焉而知夫所以興者何

如也嗚呼水耕火耨嵒窳媮生者其俗則然也亦有
癘瘵弗堪者乎公介慮焉苟言諸 明天子而有所
弘禪由茲以幸天下則所以興者誠無替矣然則公
豈徒觀而已哉公躋之於時吾同館諸友雅見知者
相與賦詩贈公遂哀爲帙題曰荆湘覽勝公之躋余
說也因屬余書其端

送金子夔之任烏程縣丞序

國朝設官分職百司庶府莫不有貳是雖等威階秩
不同而其爲匡輔承翊佐理弼化之義均也故縣必
有丞或輔令以總理或區事以專治要之爲民而已

序

卷之四

十一

夫丞雖若卑而令籍以施政民賴以綏調事由以舉
立得其道則上安下從而一方蒙其澤失其道則乖
張叢脞而一方受其殃丞之責其匪輕乎子夔金君
以胄子謁選旣拜命來謁余問其秩則曰丞問其地
則曰烏程問其職則曰水利且請所以舉是任者余
告之曰夫立之邑以閑民也置之丞以貳令以牧民
也是故邑之本在民而民之命在食食也者五穀之
謂也非土不成非水不生水之爲利也大矣故 國
家於東南之邑財賦所需者必設官以掌之良有以
也今夫水之聚也大而爲江湖澤藪小而爲陂澗溝

洫皆所以資灌溉納汗潦者也苟能宣之導之疏之
澹之相其高下察其從違時其啟閉使旱有所儲溢
有所洩夫如是則播種烏有不植播種植則歲功烏
有不成歲功成則民食烏有不足民食足則根本烏
有不固根本固則國之賦稅供焉教化行焉禮義興
焉苟天下皆若是而何有於太和至治哉昔者禾黍
之謡興於鄭谷稻粱之詠起於鄴旁古人所以爲不
朽也湖爲浙大郡烏程爲湖大邑與吾蘓接壤其水
皆吐納具區吳淞之流君爲蘇人所以儲導之法悉
習聞而經見舉而措之是必有施於烏程之民者矣

序

卷之四

十一

先儒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何所不濟此
名言也今之丞之所以未得人者類皆玩愒無有遠
志其知能稍異者則事逢迎以要譽其趨向卑污者
則務貨賄以肥身雖有卓犖不群之士出於其間而
上官亦以尋常目之莫能有所軒輊是以職任不立
苟且成風雖欲拔十一於千百而未之有得也嗚呼
亦獨何哉君學道愛人固有素者其舉是任也殆不
難矣子夔請以自考遂書

送郁君希正之任潮州守序

余嘗讀韓愈傳喟然嘆曰甚矣夫愈之不可及也愈

以貞諒之操躬介絕之行卓然自異輦用直道雖中外屢蹈無所於渝始遷監察御史極論時弊謫陽山令次謫封溪尉又次謫潮州刺史若韓子者亦可謂窮矣然其直也始終以之故信於當時傳於後世潮之民至於今廟祀不絕焉嗚呼韓子其真窮耶其非窮耶是固有能知之者矣吾松郁君希正少克岐嶷志操卓犖靡徇流俗因以直名其齋業毛詩魁省試聲譽籍甚後擢監察御史謇謇諤諤朝野振肅嘗按行兩廣畏威懷德南徼翕然以抗疏指斥宦豎語忤逆瑾遂落職出判吉安然自是愈厲直節不少損抑

序

卷之四

十三

績用茂著累陞至禮部主客郎中未幾以秩滿補潮州守夫君視韓子出處若相伴所不同者但潮於韓子爲左遷於君乃爲進秩故夫淺淺視君者遂以是爲君之窮甚意君之不能不快快於潮也以余觀之君豈窮哉亦豈以是而歎然哉且夫潮一也時有古今化有深淺勢有難易則介然殊也世之相去也上下數百餘載潮雖號險僻今已爲善地非復有毒霧瘴氛患禍不測若韓子時也自我朝列聖漸仁摩義澤溉民心爲日旣久非復待夫宣示德意然後鼓舞若韓子之化之也鱷魚颶風無有爲害非復如韓

子之猶待乎驅之之難也是韓子當其勞君承其逸
矣夫豈怏怏於潮者哉其視君以昌大囂庶爲樂而
以潮爲君病者非知君者也况潮乃廣屬郡君舊所
按治固嘗敷威德者也民將喜於得君其必樂從君
之治無疑矣君宜益堅厥志毋枉以隨毋曲以靡由
茲一方以伸於天下及於後世使人稱之曰真今之
韓愈也然則豈真窮也哉行矣爲我酌韓子之廟而
贊之是語其將以爲何如冬官宗魯馮君君執友也
謂余辱君愛於君行不可無言故書以爲贈

元勳雖頌序

序

卷之四

十四

聖天子龍飛之二十載歲在重光赤奮若月維禘且
日值甲申迺我師相桂洲夏公懸弧之辰蓋始登耆
齡也國子司業王同祖先是率諸官屬請于大司成
今遷南京少宗伯維揚崔先生爲文從縉紳後得稱
壽於堂退而嘆曰颯颯乎盛哉歌頌盈庭金石在列
者德元勳篋以尚矣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
萬壽無期詩人所稱不是過也旣而官屬胥告于同
祖曰嘗竊聞之古者天子立辟雖所以行禮樂宣德
化以風示天下也是故釋奠釋菜以崇道也獻饗獻
囚以尚功也大射大饗以隆齒德也故曰三公在朝

三老在學袒割饋醕養三老五更以明弟讓也其三代之休乎惟我師相夏公爲 聖天子股肱之臣贊議郊廟協和神人禮樂文章燦然大備迺嘉靖辛卯公作秩宗復贊我 聖天子釐正先師祀典又明年癸巳 聖天子重幸辟離親臨釋奠橫經講席結綬橋門重道崇儒超越千古一時後先禮儀皆出公裁定首善之地斯文所關衣被章縫迄今猶有榮耀焉是則公之偉烈也肆晉陟台階入侍帷幄特爲 聖天子倚任公仰承德意康濟經綸殫厥忠力廟謨所加強虜屢衄至於南服交人東靖海寇惟明與斷遂

序

卷之四

十五

克成功所謂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則又公之奇功也 聖天子降璽書褒美懋賞元勳恩禮隆重其視平淮夷而獻馘獻囚者殆有間矣是公之能佐 聖天子行禮樂宣德化以風示天下也公其邦家之基乎今屆耆齡綏福履天壽平格日升月恒將無期也昔在泮之頌稱永錫難老諸侯之功僅止一方而詩人禱斬尚侈簡冊先聖以垂經百代以施教况我公佐 聖天子興道致治暨於天下而辟雖之儒顧不能措一辭以附詩人之義非所以詔來裔也敢請各賦詩一章以頌同祖迺肅然作而言曰

唯唯公之功烈在天下載之國史傳之後世頌與否
於公不足爲重輕然吾人所以禱斲而願望之者則
本乎愛慕之深出乎性情之正有不能自己焉耳公
佐我 聖天子功烈之盛不能殫述即是亦可槩見
也已他日登期頤躋上壽 聖天子方且臨辟離舉
養老乞言之典以追三代之休所謂行禮樂宣德化
以風示天下者蓋躬親成之是則今日歌頌之作又
將與崧高烝民之詩齊被之金石矣不其盛乎不其
盛乎詩旣成同祖當爲之叙同祖荷公特達之知至
屢屢造膝論薦公真得古大臣好士之美願同祖淺
劣不足以當之茲其爲禱斲願望又有獨異於恒情
者輒敢述諸官屬之意而竊附鄙私於末簡云

送茅承禹守雲南序

南沙子爲司空屬十年於茲矣其將事也共其持已
也敬外不知有利也內忘乎其名也視其室整焉其
無所餘也窺其中歎焉若將不及也故所處而安猶
一日也君子以爲難秉銓衡者聞之曰共者德之聚
也敬者德之固也釋利者宜乎人去名者裕乎已宜
乎人者人宜之植庸奮功惠以有孚不悖乎民之所
欲可爲人牧矣裕乎已者已裕之黜矯遺徇而無有

自銜以漸漬而入乎民可以牧乎人矣遂請於天子以爲守守滇君子以爲知人南沙子聞命而僕偃日不安食夜不安寢退然若不勝重負焉謂人曰滇古徼外徼外之民難化吾恐弗吾任也庸弗懼乎守崇秩秩崇者職煩而人之責之者上欲其安下欲其順吾恐弗吾致也庸弗怵乎吾守吾敬共去吾利心忘吾名徵以與守周旋於徼外其殆濟乎否也以質諸飛泉子飛泉子曰共而敬得之矣雖然抑有說焉嘗試言之夫道民以利而弗利之者無有利亦無有利歲已以名而無能名之者無有名亦無有無名此

序

卷之四

十一

有道者之事也子能之乎今夫馬安其槽櫪宜其芻秣謹其鞿羈振其策棰時而御之以毋盡其力則可以致千里而無蹉嚙之患何也順也如是而不以臯陽稱者鮮矣今夫水淪之䟽之排之不以堤防壅之恐其溢之之驟也不以智術行之恐其流之之逆也故沛然朝宗而無有汎濫之災何也順也如是而不以禹稱者寡矣調民猶調馬也治民猶治水也此所謂道以利而使之毋怫也歲以名而使之不知也能之者帝王無所難於治而况守乎非我族類而猶能馴之而况滇乎南沙子曰唯唯其友二樵子請

書以爲贈

奉賀天方公八十序

王子曰祖嘗聞之天道不足而後有純樸純樸不足而後有道德道德不足而後有名祿名祿不足而後有生養生養生不足而後有壽考壽考不足而後有命數是故命數者事之委也壽考者物之極也生養者人之情也名祿者身之嬰也道德者性之華也純樸者生之始也天道者大初之渾淪也是故語壽考而不知有天道是之謂不仁語天道而不知有命數是之謂不智二者皆失乎厥衷者也古之人之全生也

序

卷之四

十一

任天道以立極保純樸以存朕不知有壽考也降而微而後道德判焉名祿彰焉生養殊焉命數值焉而後壽考始截然矣祖聞之天方張公其猶行古之道也乎公資冲體和履厚凝素不矯以亢不靡以隨自稚而耆猶一日也其道德爲匪虧公舉進士任祁大夫優游子易懷貞敷平不泱月而民化理敦古之循良不是過也惟雅嗜恬淡不樂紛華囂庶之習其視簿書期會案牘鈎撫若不屑屑然者而重爲人束縛羈繫未踰考即憺然解組長往遠遊鯤翔龍夭矯天漢物莫能御蓋游心於軒冕榮利之外能自得其

情者也其名祿爲匪圃公處林泉事曠達怡然安介
然適興之所至輒命駕獨造無問遐邇吳越佳山水
輒跡殆遍且精完氣充不假導引吐納而罔有疵菲
其生養爲匪悖是故植德以崇行而行脩知幾以存
神而神全達生以俟命而命立公之所存蓋進乎純
樸而通乎天道美公之嗣比部員外郎寰方予告侍
養龍章鳳詔馳恩寵光懽承色愉慶溢堂宇公以壬
辰歲登八袞將日升月恒川流山峙穆穆乎未艾也
公之履行不誣於終始而壽考之集有可徵命數曷
足言爾夫祖與比部爲同年友私竊願幸敢採掇蕪
陋書之于冊以勸祝公云

序

卷之四

十九

頌朔遇雪志喜詩序

歲辛巳十有一月朔帝御奉天殿被袞冕履幅舄
垂紘綬具藻率韶濩間作鹵簿齊設群臣皆朝服珮
玉垂紳班列彤墀迺欽天監臣奏進來歲嘉靖改元
大統曆帝命頒賜群臣皆稽首拜賜而退禮也是
日也同雲布空雨雪霏霏皓然呈瑞百工惟熙侍從
諸公皆舉手相賀曰此稔徵也又適是時其有感乎
不有歌詠其何以昭明德而垂來裔乎乃相率賦詩
得若干首復謀之曰是作也不有叙焉又何以述雅

意而紀盛事乎於是序屬於某某辭不獲遂作而言曰嗚呼朔以授時人之所以若乎天也雪以徵瑞天之所以應乎人也天人相感之際其微矣乎吾嘗稽之自古帝王之一區宇齊民物也未有不以正朔爲重故其頒朔必於先歲之冬所以崇天道而重民事也今 聖天子御極率古帝王以圖化理時正令善無有乖謬則夫和氣致祥者職有由矣且夫雪也者陰陽之氣沍結而成者也適則爲祥過則爲沴歲由以占豐凶焉今乃於頒朔之辰瑞雪時應不後以先則所以爲大有之兆者將先於茲矣於是乎諸公

序

卷之四

七

賦詩以歌咏之不亦宜乎然某也又聞之天人之際不可測也熒惑之見不能爲景公之災甘露之降無以益漢武之耗昔之明效大驗如此也今 聖天子在上恐懼脩省以臨兆民蓋不以諸福之物可致之祥畢至而稍逸焉則將協于上下以承天休而是詩之作可以被諸管絃銘諸金石薦諸郊廟以爲一代之樂章亦不過是耳某將以爲他日徵焉於是乎序

贈吳龍化宰嘉定序

吳子龍化與余同舉進士友也旣而余入讀中秘書留館下而吳子授吏部選出宰嘉定行且有日矣余

迺就而問焉曰夫宰親民職也子筮仕而得之其必有以處此矣且嘉定爲吾蘇鉅邑土壤數百里歲所入數十萬戶口之數家悉其屬亦不下十餘萬子爲之宰其休戚繫焉子何以爲治吳子曰吾勤吾身以先庶民無俾信信而底於醇吾殫吾精以勞群生無俾榮榮而登於羸吾祭祀以時杜稷是司禦彼旱潦而物以滋是可以治乎曰勤之矣能知民之所務矣未可也曰吾夙夜惟飭以緩其室循之弗違而填焉以息吾出納惟明以緩其征守之弗渝而凝焉以平吾惕以對越式肥而潔虔之弗斲而無有爲巖是可

序

卷之四

五

以治乎曰慎之矣能知民之從違矣猶未可也曰吾思以利之使民弗欺吾思以愛之使民弗攜吾思以共之使民弗疑是可以治乎曰可矣其心之矣能知民之情矣夫思利民忠也思愛下仁也思以之共祀信也忠與仁與信皆出於心也皆民之情之所在也能是三者而可與語治矣今夫戶口之日益耗而流亡轉徙者謾之所使也惟心之忠則一而有恒民樂其誠弗忍畔也所入之日益繁而匱乏空虛者婪之所使也惟心之仁則惠而無私民保其基弗忍離也土壤之日益荒蕪而仍之以災害者罔之所使也惟

心之共而信則祝史無矯辭而馨香不違民獲其依
弗忍貳也夫神者民之心也其所以福而淫之者厥
不爽哉故共乎忠則忠而信矣共乎仁則仁而信矣
治至于信鬼神享之其亦可矣子其心之者乎是故
勤之而不以心終必荒蕪則事弗成慎之而不以心
終必怠怠則事弗立惟心之而二者舉矣嗚呼誠如
是也雖宰天下亦可也况一邑乎哉吳子作而歌曰
與有德音以慰我心心之懷矣求矢式欽鯨也請終
身守此言也余喟然嘆曰子其真可與語治者哉遂
相與爲別歸次其言以贈之

序

卷之四

二十三

五龍山人集卷之四

終

五龍山人集卷之五

明崑山王同祖繩武父著

序

送陳元習侍御按蜀序

余自髫鬣之歲習文知有虞山陳先生者敦厚和平諒直易簡靡事雕繪剗削之工而理自著以爲今之深於文者宜莫若也心竊愛慕誦而效焉是不過知先生於文而已也先生家常熟與吾崑雖號接壤相去幾百里無由得覲儀範正德己卯余領鄉薦時大巡葉公一之遠按雲陽以邑廼水陸之會謀會厥部

序

卷之五

一

四郡貢士期日集學宮而先生奉按治滇南命便道歸省亦偶以是日駐節葉公遂虛左迓以賓席於始得承下風展拜以覲容止邂逅而去猶未得通誠素侍緒論也然是時觀諸先生雍雍怡怡周旋登降和而有度咸中禮經以爲先生之詳於容而益以仰止是亦不過知先生於容而已也歲辛巳余舉進士既而入讀中秘書先生始詣闕下復滇命乃得承頰接辭以朝夕脩其敬共然後知先生之邃於道而文與容不足以知先生也先生居臺中所建白皆國家大體不獵取細務以規一切也所謂正

直忠厚者殆庶幾焉至於行已應物罔弗以誠恂恂
焉表裡終始無間其克養完粹操履純潔融乎如春
冰皦乎如秋陽不矯以亢不詭以隨殆有非夫人之
所能及者余始恨夫知先生之不既也猶幸而知之
之未晚也 今上踐阼改元勵精爲治分遣憲臣巡
行天下觀風俗察善惡敷政教而尤重任人於是
以四川屬諸先生先生行且有日矣余方喜於親仁而
王事賢勞席不暇煖又將有遠行德音遐矣於戲契
慕之深而會合之艱若此余於先生寧能忽然而已
乎哉故於其行也因叙顛末以致惓惓若夫先生之
所以按蜀者其規制之周風裁之肅必弗改乎滇也
他日報政尚能爲先生記之

贈錢孔元序

瞻杏子錢孔元氏蘇之長洲人也以兒醫鳴者數世
矣至瞻杏子益振吳之稱善醫者莫先焉然猶以不
益其所見而未廣其所施也正德中乃違故居携所
業以觀光上京至之日凡諸縉紳走延者惟恐弗致
若今少師石齋楊公允所崇禮者也尋以薦授御醫
得周旋 天府與天下之名能者並驅爭先於是其
術日益工而聲譽日益起嘉靖改元革冗汰濫十且

八九而瞻杏子以試入優等乃得復籍於是人益知
右子之術而子益以自信焉余次兒治方四齡今歲
仲夏忽得暴疾障目壅隘手足俱憊氣息垂絕矣瞻
杏子徐起而視之曰脉數而弘似非死形病在腸胃
可吐下之而愈也夫病有所因而有所傳因也者源
也傳也者流也不宜不止不䟽不違時而行之以審
其幾何病之足慮乎如其言卒得不死竟亦不受直
嗚呼瞻杏子豈不誠善醫也哉余觀瞻杏子遠出仲
陽之裔已三百餘載其族大而蕃悉尚仁誼師師焉
有儒者風其淵源也深矣世其業不遷於異術其致
道也專矣年踰知命所治者無慮數百計其閱歷也
衆矣夫淵源深則固而有馮致道專則精而不雜閱
歷衆則驗而毋謬是皆夫人所難者也瞻杏子誠善
醫也哉吾又見其能審輕重之幾之爲知也不受直
之爲義也夫豈若夫市道人之挾淺藝以嘗試沽小
利以矜術者哉然則瞻杏子匪特善醫抑可以爲賢
矣嗚呼不微名不有功其伯休之徒歟子德瞻杏子
而且嘉之也因書以贈

易訓詳畧序

易曷爲訓也夫易聖人所以示天地萬物之原也六

經之文咸以垂世立教而獨稱易潔淨精微易不易知也易不易知不訓無以通大義也訓曷爲有詳畧也遠邇異旨肆隱異事危易異辭幽顯異狀名類異物綜覈緒正區彙各當不能不詳畧異也詳畧具而大義彰矣是東廬林子所以有易訓詳畧之作也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而其爲用也變通不窮是故裁陰陽剛柔之化莫神於數明道德性命之理莫辨於義察吉凶消長之幾莫急於時三者易之大義也林子易訓詳畧之作所以明大義爾矣六經之傳專門師授各有訓釋而獨論易爲最多蓋自漢儒以降亡

序

卷之五

四

慮百家明義理者則畧於占筮審象數者或流於災祥蓋未有能究其指歸以達於聖人之意者迨程朱闡繹義理象占各有攸當而易之用於是乎始大備故後之論易者莫先焉林子易訓詳畧之作緣經考衷索傳據則爰自易簡以致於廣大其於易之大義先儒之所嘗發明者更爲推析傳暢殆無餘蘊矣予少習易及今尚昧瞽未能竊窺其端倪林子不鄙出是編示予讀之既有默契焉者知林子所造卓然不可及也已遂爲之序林子名大有潮陽人今爲戶主

事云

東吳水利通攷序

昔者聖王作極觀文察理裁成體化以厚民生而平土之功昭矣是故水之爲民利溥哉治之得其道則澤流無窮功被萬物否則爲害爾矣可不慎乎可不慎乎今天下之言水之爲民利害者其大有二北地則黃河數決徐沛之間民弗寧居其所䟽淪決排以治之者大要非盡人力能然未易論也南方則三江五湖爲形制要區古今論三江者無慮數十家言人殊乃悉舉衆說約異反同究其指歸作三江攷太湖爲東南澤數經傳所記名稱不一探源溯流並彰

序

卷之五

五

其目作太湖攷東吳古稱澤國上下數千載間其興利宜民者載在史冊班班可舉次其代系推其績緒揚權終始統而論之作東吳水利攷東吳之田極膏腴衍沃自唐益賦以來率經野任地以興井牧迨宋爲備我朝賦彌益所以治之者益慎且密町原堰渚藉以止畜務莫急焉作治田攷東吳之水皆匯於太湖洩於三江分流於涇浦以東入於海爲民利害甚切古今治水咸著經權宣防釀分要領在焉作治水攷治法旣興訾調兼舉量制章程以綏公私作工計攷善法存乎因才植功存乎專任爰稽令典以規

成効作職官攷崑山處郡之中若聚孟轉轂江湖合
流入海要道視它邑最區分遂別消委燦然作崑山
水道源流攷圖十圖叙四並著于篇以俟經國者采
焉

南豐揭氏宗譜序

古者天子建德因生賜姓胙土命氏以示人紀復恐
其久而易淆遠而遂乖也於是乎立之宗法以聯屬
之所以叙昭穆之倫明親疎之別以垂久遠其意善
矣自秦漢以降宗法不行士無世族亦勢使然也先
儒蘇氏曰大宗之法不可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

序

卷之五

六

之心者有小宗之法存而人莫之行甚可惜也夫宗
法之廢久矣揭君廷臣廼欲因譜以明宗不亦可稱
也乎揭氏南豐世家據元學士文安揭公叙譜云盱
江與豐城之始祖兄弟也其居袁者爲唐僕射鎮之
後文安公廼以其名與始祖相類而遂疑其爲兄弟
文安公以布衣被薦官禁近文行重當世其所稱述
疑信要非厚誣者揭氏之宗承傳蓋有自矣今廷臣
衍盱江之派遂定其世次昭其緒系以宗法統之燦
然有條雖歷久遠而無乖淆可也傳曰尊祖故敬宗
廷臣有焉廷臣主崑山簿秉廉持公能無忝所生者

間以是譜詣余請叙之余因歷考其世且嘉廷臣志
行知揭氏之澤繩繩振振未艾也遂爲之叙

送深州學正沈復之序

昔安定胡先生教授蘇湖以經義治事訓弟子故一
時稱多秀彥及爲政皆適於用嗚呼若安定者豈不
誠得夫師之道哉夫師以誨學學以明道道以適用
學至於適用而已矣甚矣夫師道之難也周子曰師
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夫效而
正朝廷治天下豈不難哉是故古聖王作民君師未
始不以教人爲先務司徒典樂皆司教也州長黨正

序

卷之五

七

之屬皆分教之人也塾庠序學之名皆設教之地也
教有專職而人皆得師是以士之學道與適用者盛
莫加焉後王之世教非不專也師非乏人也而效每
有愧於古者何也師之道不立也蓋至宋而安定僅
有聞焉豈不難哉我朝祖宗列聖漸摩鼓舞以教萬
民於是乎取古聖王之法而闡明之京師有太學以
養天下之賢府州縣有儒學以儲乎一方之秀至於
武弁莫不有學領其職者雖尊卑不同要之師有定
名其責均也故百五十餘年以來其振揚鴻休弼成
淵化以底至治者皆出於學校之選師之功大矣柰

何法久而玩俗習而常而師儒之職於是始有憾焉則天下之通弊也嗚呼高堂脩廡豈直爲莠牧薪刈之地乎衣冠廩祿豈直爲觀美宴安之資乎是故必誨學而師之道立矣必明道而師之道成矣必達於用而師之道行矣安定之所以教於蘇湖者殆不出此此古聖王致治之要也此我祖宗列聖所以保天下之法也職是者誠能慎其矜式端其模範求之章句程課之末而有得於身心體驗之實則見真材偉器應時而出以鳴國家之盛者當不下於古昔矣吾同年友沈君復之上春官不第退而就師儒職得深州焉復之通經學古夏夏自異若夫能立師道而致善人以爲國家用者余有望於復之也故以是告之

貞節編序

貞節者何表貞節也正而不偏之謂貞堅而不渝之謂節何表爾勸也曷爲勸國有令典若婦寡年未三十守志不變及者詔所司旌其門以表厥行誼以勸也其表者何錫山華氏也華氏何以表華氏少而歸于鄒君二十九而寡撫遺孤矢死靡它如是者三十年如一日所司以狀聞于朝下諸司覈實議

如令於是旌之曰貞節之門又十有二年華氏卒終始全矣此何以編所以聯次也曷爲聯次其表之也覈實有文移可據也邵文莊公有門銘可考也其既卒也華職方有行實可徵也大司寇周公有墓銘可傳信也不表則不勸而風化熄矣不文則不章而行誼泯矣不編則無所統紀弗能傳永久矣故編之所以聯次俾可覽知也昔衛共伯早死其妻共姜守義自誓作栢舟詩編之鄘風之首孔子不能刪焉至今猶尚耿耿也然則曷爲叙之陸儼若氏華氏孫婿也爲之請於是乎書

序

卷之五

九

送崑山令西渠楊公赴召序

同安西渠楊公以嘉靖癸巳分符令崑山下車之始卽問民所疾苦興教崇禮則壤明賦以勵俗厚生閔三載政績懋著民用乂安於是撫按憲臣胥旌其賢能疏名以聞於朝聲籍籍起皆知爲循良也未幾銓曹以臺諫闕人請凡天下郡尉若縣令歷考有殊績者入以充選於是得俞旨復疏名以請而楊公在優等報至車馬有行色矣凡厥寮吏舉相謂曰公之令于茲土吾儕竊忝爲之貳佐上有所矜式而下得所依歸方自幸也一旦被徵命以往將爲天子

近臣公則不負矣吾儕上安所矜式下安所依歸乎於是復相與詣同祖乞一言以爲公贈且以蘄求誼也同祖辭不腆不獲廼作而言曰走踰伏丘樊屏跡鄉邑與公周旋者亦既三載矣請試言公之所以畀茲土以獲有今日者僉曰撫按司憲紀秉鑑察形以昭天下之妍媸莫明焉今皆曰賢且能以旌之銓曹總大維操衡懸平以權天下之重輕莫公焉今亦曰賢且能以舉之蓋將加顯庸是足以知公矣同祖曰未也夫采榮名者可徵致善夸毗者易力取是雖稱明與公未足以盡人也僉曰邑之良有縉紳大夫士

序

卷之五

十一

焉其見聞益親其論議益定坐而籌策不越閭限而秉橐著爲公與明莫加焉今皆曰賢且能旌之舉之宜也是足以知公矣同祖曰未也夫狗愛憎者工於趨時者也好異同者出於違衆者也是雖稱明與公未足以觀人也僉曰邑之提封方百里自閭閻以達於郊野爲公之子民者以數萬計今聞公之赴召而去也皆相告曰自公之來爲吾民父母也吾民得解倒懸以就衽席毋重徭俾吾民得休息也毋苛法俾吾民得恬熙也毋橫征俾吾民得安養也上之人以賢且能旌之舉之固宜也如吾民何民之言若此是

足以知公矣同祖曰於戲吾於民之言而知公之所
以及於茲土哉夫化之逮下也如置郵其易感也如
應響民之不能釋然於公公之入于民者深矣公之
治邑也猶治冢也公之視民也猶視赤子也三年猶
一日也是故公之入於民者深矣 聖天子方興堯
舜之治登崇俊良以加惠于元元德至渥也公茲行
也民不能忘公公其又能忘吾民乎哉今東南敝亦
甚矣公入爲天手近臣思所以拯之者必有宏議嘉
猷出焉其爲遺愛不特一邑而已也僉應曰唯唯是
公之志也誠足以知公矣請遂書于策

序

卷之五

十一

送長洲馬丞考最還任序

雕琢刻鏤侈於觀哉而歎乎用緇冕布裳侈於用哉
而歎乎觀知能材譖侈於時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
觀者非所貴也用者非所鄙也時之所趨非所以觀
人也自古在昔道德淳風俗均人無以自見而亦無
容於見而何有於知能材譖也迨夫知能材譖見而
天下皇皇焉始奔走以奉一切之法道德散風俗弛
矣嗚呼知能材譖其可以觀人乎哉今天下之所謂
賢者知能材譖之謂也知能材譖固足以集事而亦
足以僨事何僨爾過於用明巧於用術陽與而陰取

之事烏得而不償吾故曰知能材諳非所以觀人也
宜陽馬君信貳令於長洲長洲之民不忍欺署符於
吳吳之民視長洲再署符於崑山崑山之民視吳也
夫丞秩卑非有可加於人長洲吳崑山且咸劇總而
君所至民不忍欺焉何哉夷考之君之爲人敦愿悃
幅而無所於飾其政若悶悶其貌若泚泚其言辭若
不出諸口其律身則廉介卓然秋毫無所取於人其
御民則惴惴焉惟恐其或傷如慈母之於赤子也其
蒞事則惟公惟勤無枉撓無留滯務巨細咸舉也是
以所至入於民而民不忍欺焉嗚呼君非有知能材

序

卷之五

十三

諳之足以炫於人人也乃今以良吏稱吾故曰知能
材諳非所以觀人也且君之爲此也無所矯揉於內
覬覦於後投之可欲之中心弗爲亂焉視世之所謂
知能材諳以自見者其用心又奚啻天壤哉君今再
考最於銓部而復歸長洲方重久任也予喜長洲之
民之得所依也而爲之序其事以贈且以書良吏云
送王汝行之任崑山尹序

國家財賦皆出於東南需以供 朝廷廩百官足邊
鄙用胥是賴一有水旱饑饉之蓄餽運不繼則虛實
安危係焉若此其重也故東南所急者莫如財賦東

南郡惟蘇州最蘇所屬縣惟崑山舊疆廣綿數百里
最然積害成弊以彌歲年雖有善者亦弗克盡舉蓋
東南皆然而國家又焉賴哉今歲六月同年王君汝
行銓崑山尹余聞之喜曰得人矣天將幸吾崑民乎
於是亟走賀汝行曰余不敏承乏竊恐忝所職子生
於是鄉閭之所習聞見者舊矣可以興可以毋興可
以革可以毋革盍爲我言之余復賀曰子言及此誠
有意於幸吾崑民矣余未遑當世之務而獨於桑梓
之域每究厥心試言之而子擇焉夫今之所謂弊者
有五所謂善者亦有五誠去其五弊而持其五善民

序

卷之五

十三

可治矣曰何謂五弊曰寇也癩也菑莠也歸墟也宿
蠹也五者弊生而財匱矣職茲土者不可謂不得其
人也而或術取文致亦時有之以至於棣史昏皂皆
食於公以歸利於己是猶負篋擔囊而趨而莫之敢
攫也邑通五湖三江之水匯聚崇蘊厥田惟下下厥
土惟潤五六月之間數雨則漲溢汎濫决堤防而爲
巨浸者往往而然其蓄畜之功無所復望是猶身嬰
痼疾而急於救藥也弱之肉強之食小民無立錫之
地而豪強之徒利蔓草蔓茸而嘉穀不育也斯不爲
狼莠乎賦役之爲民害尤可寒心者區一人不足而

至於二三甚而四五矣富室盡而及於中人之產矣
展轉相就日填溝壑猶水注海也斯不爲歸墟乎自
分邑地而置太倉地損而後加焉民安得不貧且困
也猶聚蚩戕物俱盡也斯不爲宿蠹乎是五者子之
才必克良圖曰何謂五善曰信而不欺之謂誠公聽
不私之謂明愛人利物之謂仁決而無滯之謂武成
善好賢之謂忠此五者子素所脩於家而効用於今
日者也子治及一邑而俾可取法焉是不爲國家
有賴於東南而異日有賴於子者吾可徵於斯也已
邑士夫宦於京者皆以余言爲然於君之行也遂書
以爲贈

序

卷之五

十四

送高安儒學訓導陸先生秀卿之任序

國家取士不專一途自甲科外莫重於貢貢也者府
州縣廩其士之優者歲以次升之於禮部禮部揔天
下歲所貢之士而進之於天子天子命翰林臣主
試事於廷以業之精否爲去取其取者皆卒業國子
儲養俊異以頒他日用故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賢
士所關也其重於貢可知矣有以他故願得祿者則
禮部試去取之以升之吏部吏部試去取之以升之
於天子天子廼復命翰林臣主試事於廷去取之

其取者就選部得補儒學訓導乃爲人師以各成就其所教之士以爲天子用故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其重於貢也又可知矣嗚呼國家之重於貢若此爲士者顧可自輕乎哉吾同邑陸先生秀卿博學宏才爲文典雅渾厚無事險僻而義理豁然有所發明鄉之後生徃徃取以爲式而數竒迨遭累舉不第憊然曰吾業非不精也而不獲一第豈非命乎於是乃應貢廷試名列第二是可儲養以待他日用者先生則又翻然曰吾久困寧能復執經從胄子後乎於是乃就試禮部名列第一衆皆惜之而先生意不可

序

卷之五

五

更矣既而試吏部試於廷皆更不在人後余時閱廷試卷觀其文詞典雅渾厚與衆殊異未嘗不惜其不遇也頃之得瑞州高安訓導先生則又自喜曰瑞州江右名郡而衣冠禮義之俗也士子必能習教明德以成世風吾與之周旋庶幾得士乎嗚呼若先生者可謂不自輕者歟世之白首窮經苟祿以泯泯者大抵皆然而先生獨能以朝廷待士之重爲心真欲成就人材以爲異日用者嗚呼使有是責者皆能以先生之心爲心知所自重以毋忝厥職吾見真才輩出翊皇運而爲國禎者不少矣其於朝廷待士

之意可謂無負乎敢以是爲先生慶且爲天下之有是責者告焉

方塘詩卷集

吾舅氏吳子世家婁江深藏服訓踔勵皦皦遊太學
登上舍以雅行稱即其居辟圃鑿爲方池因自號方
塘曰吾見夫水之性圜旋通流而莫能自止也方以
制焉其殆庶幾乎北遊京師一時縉紳咸樂與遊太
史石亭陳子爲之記東麓汪子方城楊子定軒費子
雙石陸子五泉姚子秋官王笥袁子進士洛原白子
爲之詩以發揚歌咏之方塘之名遂彰一日以示同

序

卷之五

十六

祖曰爾其叙焉同祖觀既作而言曰諸子之言夫各
有攸寓乎陳子明乎通塞之道應以訥處以愚其義
備矣汪子言乎其性情也滄浪之歌颯颯乎有遺音
矣費子言乎其景象也慕延陵季子之風不以軒冕
累者也楊子言乎其體裁也逍遙靜觀萬物自得因
幽以之顯也陸子之詠微而婉姚子之詞靜而脩聽
白紵撫流水微婉之度也芙蓉柱若林丘杳然斯不
亦靜而脩乎坤藏坎止神理超悟袁子其炳幾先乎
白子之屬和也猶綺霞碧月平方塘之義於是乎無
餘蘊矣同祖聞之易曰坤至靜而德方方也者地之

德也其於人也爲正爲義爲剛果皆美德也是故操
方者不能爲圓弘敦卓犖之士顧隨波逐流者每不
屑焉夫鑿之不可以入柄也矩之不可以運規也與
之不可以轉轂也亦甚明矣吾舅氏有取於方塘也
誠惡夫圓旋通流而思所以制之也制也者非揉以
閑之也非鑿以激之也正以濬其源義以達其流剛
果以障其瀾其不悖也乎昔紫陽夫子興雲影天光
之喻默而識之思過半矣是則諸子所以發揚歌咏
之微旨也敢叙諸卷末

集

卷之五

七

五龍山人集卷之五

終

善爲爾果昔

善爲爾果昔

善爲爾果昔

